

暇

老

齋

雜

記

子部雜家類

摠目未收今入雜說  
附百二十八號

明茅元儀撰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據明  
刊鈔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四庫未著  
錄亦不見違碑書目有其名今附於  
止生所撰福堂寺貝錄之後第之百  
二十八號中光緒丁亥十一月文田記

暇老齋雜記序

蘇長公每問人近得齋亭名否蓋難之也余偶感于楚邱先生之言以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馬赴車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余今非惡我者之我逐則北當虜南當海寇矣豈暇老乎今日以後皆暇老之始也故以名我齋即以其時所記者名曰雜記時在戊辰之冬掌記既成之後然方僑居齋亦若諸天意為之耳孰曰記可意為齋獨不可

石民茅元儀題

暇老齋雜記卷之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噉蘇后切使犬之聲也左傳晉靈公欲殺趙盾噉犬  
噉焉今疏章頌詞俱每用此字原比受指使之為犬  
也

宋時因權酒故酒禁甚嚴然士大夫私釀亦不能盡  
禁也故東坡曰請殺耕牛壓私酒即如今人食私鹽  
者不少然畢竟官鹽得行故官尚歲得百餘萬之利  
耳

坡公十月十六記所見詩曰風高月暗水雲黃淮陰

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  
收霧捲已停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電穿戶牖  
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顛  
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幌疑所見皆  
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芟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徒  
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  
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其意以龍徙穴不闕休  
咎而漢書五行志所稱金失性則有白青白祥水失  
性則有黑青黑祥之為非也然蛟龍徙穴雖其事適  
然氣候所感便為休咎譬如日蝕亦天道之常春秋

謹書之以所蝕之次之日必有類應即如今歲戊辰  
東南海嘯雨浙漂人百萬咎孰大于此然海鹽城上  
實見二龍鬪於海目光如日此亦龍自鬪耳民已罹  
其咎矣且隆慶戊辰嘗有此變崇禎戊辰乃復值之  
豈為偶然耶但隆慶所傷不過數千人今幾百倍之  
陰道盛而地維不靜人事得無亦過前歟

馮祖居山鬼為築垣自謂修行不至為鬼所識乃捨  
去國一大師以獵者之導至徑山有素衣老人前而  
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以至此曰自師  
到此吾屬五百皆不安息師將久住於此吾將挈其

屬歸天目吾將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師許之言訖  
不見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連夜不息及明既霽  
湫水盡涸漲沙遂平北峰之源復有草庵可居師乃  
止焉庵蓋龍所為也前鬼甚恭敬馬祖却之後龍殊  
有不得已國一受之二者宿同異孰是當下一轉語

大蘇送竹几與劉秀才詩曰贈君無語竹夫人宋援  
註曰俗謂竹几為竹夫人今世自有竹夫人以其伴  
卧也黃山谷嘗易其名曰青奴當是因竹几遂用此  
事耳若以几作夫人太無義味註詩者不能明則以  
意言之大率如此



退之謁衡岳廟詩曰我來正逢秋雨節陰雨晦昧無  
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  
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子瞻臨城道中詩曰逐客  
何曾着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  
獨衡山解識韓序曰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  
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為恨過臨城內邱  
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  
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  
以付邁使志之然退之在潮不久歸而復顯子瞻謫  
嶺表已五十九至六十五方還次年即卒豈衡山之

祥獨不驗於長公歟抑太行獨無神歟亦長公未嘗  
默禱歟

山居要錄曰天門冬酒法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麩麥  
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從淘訖晒  
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麩如常法候炊飯適寒  
濕用煎和飲令相入釀之秋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  
冬十日熱蘇東坡有天門冬酒熟詩而不載其方楊  
升菴曰外臺秘要天門冬釀酒初熱微酸久停則香  
諸酒不及蔡侍郎衡仲嘗試釀之果成美醞然亦不  
載其方故詳記之以俟它日驗試

蘇眉山臨化聞觀先離徑山琳和尚叩耳大聲與之  
問荅然平生即有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豈不待  
屬曠耶余癸亥在遠東即患耳聾孫少師嘗戲之曰  
人是人非不欲聞耶亦不能應句日得祕方乃愈今  
患胃火每發即覺牛鬪聽知異日必亦先減耳根不  
知誰為琳老或戲之曰眉山耳聾詩曰晚年便似杜  
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聾眉山自以傳少陵詩鉢故應  
爾子定不學眉山詩無用着意客為一笑

王晉卿風流華藻畫亦入能品非杏花帝堦因于瞻  
謁官又能不憔悴亦可人也然子瞻和其詩序曰元

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詵亦坐累遠  
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詵亦還朝相見殿門  
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托物悲慨既  
窮而不怨泰而不驕其賞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  
欲使詵姓名附見于詩集中古人不輕一語如此今  
之文人得無愧乎然寶濫于弇州而流波于大泌餘  
子不足道也

東坡送范中濟經略侍郎詩曰梁李久樂禍自焚豈  
非天兩鼠鬪穴中一勝一偶然趙次卿註曰梁李指  
言西夏三種族也西夏在唐賜姓李則李繼遷是已

在于前宋朝賜姓趙元昊是已其承襲者既姓趙而其餘種族猶李姓焉梁則其妻之黨也梁氏擅權遂至弑立故梁李有相闢之禍其事正史雖載竟不詳相傳梟羹可以已妬似義無所取漢東觀故事曰常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梟惡鳥欲絕其倫也其義為近惡人去則妬人者少矣謂之已妬當以此近者 熹廟哀詔至臣儀時在民籍與同郡沈少司寇演沈司馬郎祭俱承服但尾仕籍諸公後耳司寇以不便班次至郡托病不出聞之別郡有八原班者有在班尾者然未有不承服者也大蘇集云三月二

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以執罪人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三章當時子瞻尚帶團練副使銜猶稱官也竟不得承服則知前朝安置竟准今之謫戍矣

宋以金帶為貴但金帶中等差不同以毳文為第一若犀玉則非常體也即今關裝類耳今金山玉帶橋以蘇長公以玉帶施元長老故名然考原事一日值師掛牌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

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  
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  
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  
與之則此帶亦非公服所繫可知已

眉山詩曰吾雖不善書晚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  
謂不學可貌妍容有頰壁美何妨擔端莊雜流麗剛  
健含婀娜數語極書家妙境所謂苟能通其意常謂  
不學可即深於用筆無事臨摹之說也本朝書家知  
此意者亦數人耳

坡公於王晉卿中朝相晤詩稱其詩雖不甚工於其

和煙波疊嶂圖稱其詩特奇麗古人可可否否不苟如此

今世刻書者亦謂之刊書楊用修以劉韵答揚雄書曰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作梓行也余以義有兩用者借用者如亂臣之為治臣以其能治亂即稱亂也如以刊為削除不可作刻書之刻則刻字義為深刻亦主去而不主存也以刻書必去木而始有字形而用之耳如劉韵所云不刊之書自言其書不可朽耳非借刻之言也用修又譏唐肅國初文人而詩云碑因紀績刊



為謬誤然文潞公詩曰宜刊德政碑其來遠矣  
李贊皇黃治論云光明砂者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  
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楊升  
菴以為今方士亦未嘗見之余幼時見一容攜一石  
牀可七寸長自然有牀之勢而石理如雪能生朱砂  
掃去之數日自長此世亦不乏升菴所識方士或未  
見之耳

五穀稻黍稷麥菽也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穀生  
於五木汜勝之曰黍生於榆大萱生於槐小萱生於  
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則

又似以黍苴麻麥稻為五穀矣然稷為五穀之長故  
農師曰稷而以配大社之神則用稷去麻為是然呂  
氏春秋云飯之美者陽山之稌高誘注云關西謂之  
稷冀州謂之緊切珍皆一物也山東之稌河北人至

今稱曰緊其飯亦不甚美形似黍而緊字亦從黍似  
未可以當稷今河北之高梁即山東之蒿蒿江南謂  
之蘆稷北方此類甚廣又非黍非稻似江南稱之稷  
為正且語曰黍稷馨香今北方之黃米小米皆黍皆  
可為酒高粱亦可燒酒然古以高粱為上味今之高  
梁則飯之粗者必非此也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

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  
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類蜀故號小梁州今關中  
有梁穀米形似黍而色正白似精鑿之稻為飯甚美  
種之河北亦生但所獲薄耳此正所謂梁也但不知  
又何以不在五穀之列豈以非常有耶亦黍之別種  
耶然物理論曰梁者麥稷之總名稻者禾黍之總名  
菽者諸豈之總名又八穀者指詩所言黍稷稻粱禾  
麻菽麥六穀者周禮注稱稌黍稷粱麥苽九穀者雜  
俎云黍稷稻粱三豈二麥矣穀子云禾稷麻麥稻粱  
苽大小豈獨周禮先鄭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豈大小

麥亦不及梁也

陳同父曰因吾眼之偶閒便以為不傳之絕學今之道學家執二字為把柄如良知主敬之類正此謂也聖人言其全學者自言其所見原相成而非相悖但用以措擊則過耳然終跳不出同父二語也

楊用修曰章惇開梅山詩專頌開梅山之利晁無咎開梅山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為清議所不與也然梅山地今為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甯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亦秦之長城也不然則為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徭獍哉用

修此言自公論也然非用修身至其地亦烏能出此  
言乎大約人品自人品事功自事功恩怨自恩怨是  
非自是非因己之恩怨人之人品而槩人之事功是  
非俱非也子厚才不可及故子瞻交之於前明道稱  
之於後後與子瞻為怨而品亦潛下無咎子瞻之徒  
也子瞻亦每於詩中言河湟之事不當為無咎安得  
不為此言乎然子瞻少年詩中甚有河湟之興亦不  
可泯也

楊用修曰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  
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

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  
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  
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陰日西入地時  
陰避水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  
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何海之深闊洪波蕩  
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  
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  
世間之事強辯者為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  
余要曾較助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  
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即膠西潮下膠

西潮上即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已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潮下卽是如何登萊卽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盈縮譬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流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耳邱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天原發微之說相叅互故備錄之然湖亦有不可知者如錢鏐射湖而湖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湖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用修此論

極虛圓而正處機世外人其持論詳確可敬也余往  
在遼西見山海關之湖祇日一至東七十里至前屯  
趙家嘴即日兩至矣此誠不可測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揚用修謂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影所  
在此理不可考又以海光暎日數千里皆見塔樹影  
本影又重影勢必翻二說俱非是近年余大成太僕  
家南京嘗以意為牕戶取報恩寺塔影入室其影亦  
倒此法古人所不知亦可謂巧心矣又嘗製圖碁局  
亦甚巧

左傳曰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星之隕實有如  
雨之多者友人傅汝舟遠度曾親見之未可以不見

者為槩也

宋人錢糧稱倚閭即今所言停徵也

宋初律有不干已之法非強姦及強姦不得捕告此忠厚之至也見蘇軾上韓丞相書中本朝律姦情非姦所獲者不得坐今有司俱坐以不應亦失制律者之本意也

宋時度牒價甚重深足濟用惜本朝低其值且濫竊者衆失此大利而又長異端恣姦強宋時貴至三百緡東坡請定州修營亦二百緡杭州發賑則一百七十緡然在杭州請修廨宇便乞二百道今人敢請以

三四萬金為修廨之費乎

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今枷號之法始於此原以處情浮於律者今郡邑濫以加人矣

蘇長公曰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但之用故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翕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

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此與近事何相類也當東叔初起朝廷求才之法雖不如宋仁宗十科取士之廣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為恥招徠天下知兵者而與之遊其人亦非素所習者或標竊三式或祖述條陳或妄說陣圖或詭言幻術或力能挽強技能舞劍無不挾所長以遊於貴人之門貴人皆屈已與之交又竊其餘聞以侈譁於朝廷之上其不能者即降心推之驟獵美官而去故士大夫有不知其

無當而深信以為可行或明知無當而止欲借此以  
自便故其人得官得賂侈然自足甚至有拳勇之匹  
夫而坐索大將而後出村蒙之鄙夫而揭榜自炫舉  
朝遂推為孔明之流其間最可恨者以譎諤之言以  
欺人或據庸妄以自異故余盡出十五年所彙輯兵  
家之言付之剗削名曰武備志為二百四十卷士大  
夫方旁搜自秘之言見盡列其中無不自廢而此輩  
雖欲為祕詭亦無所容之其風頓息而其人試之於  
事如王撫軍之用令國威王少師之試劉道人皆毫  
無所當而索大將之杜恣全以贓私敗推軍師之劉

鎮華為一奔走小吏而不足世遂輕天下無人而不  
知人苟有才技必有志介即未必能輕富貴而亦恥  
與小兒倫輩未嘗出而為世用也今天下日以多事  
而無一人過而問之者人不用則有將自用者可不  
慮哉

人有言而終身能行其言者必非常人也范文正公  
天聖中上宰相書至用為將權為執政考其平生所  
為無出此書者近日孫高陽公始受督師之命上疏  
言方略數年所為與不及為而人為之及終不得為  
而理勢可為無不一一如其言豈易及哉

大蘇作范文正集序通篇不及其將略末乃曰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此文章之微可與知者道耳

古人兩字有並起者蘇軾作張恕字說是也略曰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其所以自稱子瞻和仲因其兩字而已亦稱兩字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驟田獵令人心發狂夫盲聾狂皆病也爽然於口豈為失哉非也爽即爽信之爽也日厚味久使人口失其正味此謂口爽

建學之制宋備於前朝本朝更備於宋蓋宋建學遲而本朝早宋學無定制而本朝則四方如一宋郡學官置師而縣學則否然宋有置廩給食數百人如曹登之為南安軍學是也而本朝自額設廩膳生府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外無有益也間有學田又為師長胥吏之所蠶食甚至督學使者亦分腴焉何

耶



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陳希亮為開封府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仁宗卒用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此仁宗所以為令主歟

余嘗為塞上春懷詩用曹子桓獸肥草淺字余弟遠士以為用舊語當作獸肥草茂余記閱子桓文時嘗賞其淺字深得獵者之情復簡書亦然後偶翻子瞻獵會詩序引子桓語作草茂獸肥因悟遠士偶記此

耳然子瞻自是適悞茂淺之凡異不知幾千里也

東坡集思子臺賦序曰史經臣嘗作此亡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如此則賦乃命其子過所作豈可并載坡集耶即附見之亦當標明豈可溷作坡作耶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曰畝間所歌者蓋哨遍也盭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為春夢婆

東坡生前官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止矣及贈太師誥辭乃云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

諡文忠蘇軾則舉其生平曾至之官而不舉其臨卒之官也

宋時封四代三代之制已詳矣然亦有不可解者范蜀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官亦尊矣然其墓誌曰曾祖諱昌祐祖諱遜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何獨不逮其祖曾耶豈有它故耶博覽者考之

宋時每言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用錢則更無錢荒之病下之推所以愈重而上愈輕國安得不貧乎夫荒非美事也而後可以救之上得操其輕重耳此國家禁金銀交易之故亦自古有天下者之常法也

一但失此貧之本也而奈舉世不知何

蘇子瞻代滕達道謝表曰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三復斯言為之隕涕

孫復以春秋教授以獨行顯於時石介首劾文彥博等後賢者推為執政坡公曰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又可施之政事之間乎此坡公不刊之論也

宋時藉榷酒以資國用故杭州一歲課至三十萬緡然亦有張弛如京師則不榷嶺海夔路亦不榷郡邑

官亦得自釀故神宗時有京城榷酒之議有公使庫  
釀不得過百石約束有夔路深山當行酒禁之說  
東坡羨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菹若薺皆揉洗數過  
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盃下菜湯中  
入生米為糝及少生薑以油盃覆之不得觸觸生油  
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  
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下又為盃所  
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  
得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  
揉洗入甕熟赤豆與粳米半為糝餘如煮菜法

人命至重故犯大辟者讞審不一及臨刑時尚三覆  
奏即王曰宥之三之遺意也于有司怒于法或應死  
而應至秋後不宜即決者及或不應死者俱笞掠死  
之或瘐死之是帝王之三宥不及有司之一怒也于  
和違理莫此為甚自古有之于今為甚緣本朝此條  
立法不嚴耳此亦千慮之一失也漢宣帝地節四年  
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  
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笞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  
以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  
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宋

時因以笞掠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神宗治平四年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有司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姦簡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失不經其具為令今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生木官

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提點刑獄每至歲終令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簡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此二詔今當講求以補不及助元化者也

宋時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此法今遼左深可行遼左沒於虜自天啓壬戌後漸次恢復以軍為屯每有言軍須食養不如與民民已棄而復來授之無方徒以啓爭端而為有司武弁之所陰攘即及軍



民而為豪民姦卒之所獨據若斟酌此法行之即可  
漸復 祖宗屯軍之制而用遼土以養遼民用遼民  
以守遼土始有着落耳

雇役之法便於差役宋時尚有南北之異今則國初  
行差役而天下皆言不便近代用雇役而天下皆言  
其便矣當時司馬光實為固執然亦有故神宗初行  
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  
過當通計天下乃至十四五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  
而不用至三千餘萬如此則每歲役錢天下不過四  
百萬而寬剩錢每歲幾二百萬也後復以它事借用

其半蘇軾請降內庫錢補還之不允蘇轍請以其所餘一半雇役一年不必更徵雇役以觀差雇之孰便亦竟不行如此則上設法以苛取民也民焉得無說豈立法之本意耶光不察此耳

宋時西夏元昊與今奴兒哈赤事極相類仁宗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乃始款塞當時宋既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民其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歲

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因以德其民。民飽而思奮。又窺宋之厭兵。而其禍遂與宋為終始矣。奴未叛數十年。得中國賜予。及和市。紹參之利。歲數十萬。及將叛數年。所得更奢。而尅開鐵連廣。其得不貲。其用遂饒。而亦奢侈不惜。不三四年。即大窘。故別虜炒花等。久役屬彼矣。復使之款我。我不察。而歲予十萬。朝鮮久服屬于彼。而鮮人亦苦乏布。我帥毛文龍居彼。欲索其利。遂歲乞布數十萬。及他繒帛。與鮮為市。鮮因于奴。奴得不乏絕者。此也。二者俱中國失策。而奴猶以假手于人。不得自恣。

故有復通和市之意。奴死，我遂發帛使彼，以中國方  
求之急，遂為不可應之大言。而且以兵尾之以挾  
之矣。幸小挫之去，而通市之意未嘗或忘。邊帥遂私  
與之市，以二十金易一布。邊帥獨得其利，朝廷竟不  
知。而奴益富強，而禍不已矣。我所以資虜者，甚於宋  
而或借於他虜，借於屬國，甚至出於邊帥。朝廷不得  
制其命，并夏人稱男，稱臣之虛文亦不可得。而彼之  
資我以德於下，使飽而思奮，則如西夏，此深可太息  
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

石民芽元儀止生著

宋時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補子弟一二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請不與大約三年進千四五百人為流內官此時為極濫故每一官闕待補者六七人今三年之中進士以及就選舉人貢生任子豈止千百人而貨郎亦有入流內者近日准貢名色更入流者多較之宋時更濫矣選法焉得不壅耶

任子之法本朝較之前朝可謂簡矣然患在人之

不可用耳如可用則正不患其多也世祿入仕三王  
官人之法使人人如王謝子弟亦何妨盡列清華今  
人雖簡而其人不繇登選俱有牆壁仕可至郡守運  
使其為害豈小近有言不得仕至郡守者夫不惟其  
人為格以限之今止於郡守運使猶病其隘可復  
為厲禁耶蘇文忠嘗有議狀曰欲乞應奏蔭文官人  
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  
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  
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  
以上亦許出官愚以為用此法而融會之每于會試

場令應藁者同入試如卷不完及失旨者去之其餘  
平通以上率三卷中一人如本等格授官授官之後  
得與進士一體升除不限所至其不中者三試即給  
應得官銜致仕如今舉人不願選官遂授都察院都  
事之例則所用者無所限而所棄者亦不失榮世官  
選士之法兩盡之矣此即 祖宗時軍官比鎗之法  
也豈惟文蔭使軍官比鎗法亦修明之不惟頓捐冗  
祿而世弁亦多才矣

蘇眉山乞郡劄子曰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  
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危亡

是憂國何絲報此余堅守永退之本志也蘇子先得  
我同然矣

宋時學中生員之外有入學叅假之流即今附學生  
青衣寄學之流也

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近日西湖葑田復作傳從  
龍為廵鹽時李之藻太僕嘗建議開之黃汝亨少叅  
亦力主焉竟不得行當宋築堤時錢塘縣尉許敦仁  
有議曰西湖水淺芟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年之  
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  
每歲之春芟除滂流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



變為菱蕩永無芟草堙塞之患今若用其法則豪家不失利而歲為開除可寓去害于所利之中有志者宜講求也

今江南渡險無過于錢塘江之浮山楊子江之黃天蕩宋時蘇子瞻欲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里以達於江後為人所阻不果行不知阻之者何詞按原奏云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故得之則必有以侯臨自欲以陰陽之說利其母之墓

者矣近日興化李思聰故相文定公之孫也嘗言鑿河可避黃天蕩之險人以其墓在江邊以為自利莫有過而問之余以苟有利于天下即因以利其私亦何礙乎今河未鑿而思聰兩子登進士第且顯矣安在此耶此末世之難與言便宜也

宋單諤吳中水利書略曰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繇松江以至於海自慶厯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繇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繇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

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繇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  
蕪湖後之商人繇宣歙販賣簿木東入二浙以五堰  
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結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  
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  
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繇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  
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偏者耳或又曰宜興  
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  
已堰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  
自然無患此亦知其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  
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

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  
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  
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  
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  
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  
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  
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  
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  
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此書詳悉大得  
江南水勢雖先後緩急不同而其支派來委古今所

其本朝夏原吉尚書開後最有益於民今廢弛久之  
實宜興工昨崇禎元年 主上召對方以清餉富國  
為急圖吳中二相未有以副 聖意而急急言此宜  
乎 聖心疑其自為故曰得無勞民動衆夫不得明  
水利之人而任其付之有司亦唯有勞民無益於民  
也 聖謨遠哉然任其地者日擊水害十年而七自  
當按諸往籍訊之父老有以佐民之命竟爾潦草以  
工程浩大四字已之悲夫究心水利者所宜知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然廢弛極弊似當更張宋神宗  
王安石君相相合亦一奇也但施為次第用人布局

少斟酌耳而神宗任用雖專寄聽實廣故一時士夫  
之論宮闈之言終足以動其心而安石不能格其心  
反借助於羣小此其所以債事也然排新法如蘇軾  
亦可謂不遺餘力而其初年對策亦惓惓以改法為  
言後矯時之弊遂曰祖宗法度斷不可改故李定劾  
疏曰軾應制舉對策有厭故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  
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此雖忌者之言  
然亦不可謂之無間也故君子主論當原始要終不  
可任時低昂

余嘗論稍增鹽價不病於民而大益於國蓋以人歲

食鹽十二觔此本朝會典所計實不相遠貧者昂之所費無幾富者費多不礙其富言之甚悉然祇論其理耳未徵之古也按東坡集揚州鹽元價二十八文今揚州鹽四五文即以為貴不肯行引而別請食鹽夫揚州產鹽古今所同也繁華亦古今所同也豈遂以厲民哉往熊廷弼居鄉遺書袁世振極言鹽貴厲民也欲以扶商也當時路人皆知之矣

宋之公使錢即今之公費也使客交際亦出於此杭州七千貫揚州五千貫揚以為不足今其額甚少安得不取之民愚以為欲責吏廉則職田公費不可不

增復也

宋時有官專領煙火盜賊煙火即今火燭之說今銜  
中止言捕賊不及火耳然職仍如故也

楞嚴經云寃親拒受內障自護即卵生相壞彼成此  
損人益己即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即濕生相  
一切勿變為己主宰即化生相又佛家言在胎十月  
如在地獄故至人多奪胎而來在胎者原從壞彼成  
此損人益己而來安得無胎壞之失并損累其母乎  
余近年子女頗不育亦有壞於胎者因感而記此

太祖為吳王時甲辰常遇春等圍贛州命中書左司



郎中往叅謀過春軍事此文臣參謀之始也

徐中山大兵克通州元順帝議避兵曰豈可復作畿  
欽啣壁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等皆  
勸固守京城不聽失烈門等之忠豈下於李伯紀哉  
一顯一晦是以論其世也慨而識之

國初取士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  
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  
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今文日增而後五事不問  
致使士于武備吏術俱不之求何如復祖制為善  
耶然愚以為中式而後試此不如先試此而後及文

義如武舉騎步射之法不合者不得試文則士皆務  
此矣

蘇長公本戒師後身故雖持戒每破末後一着炯炯  
於五通仙原非本色故厚發願靜養終不能持然其  
續養生論將從來長生家格格不能吐者了悉明暢  
故知才人之才無不可通也

文章與時今古雖氣韻不宜下流而聲吻必難如一  
人言優孟衣冠我以為能為衣冠并不能為面目也  
老坡才極一時馳騁百代然其代侯公說項羽辭擬  
孫權答曹操書但覺如三家村女子權學時世雅裝

愈增其陋耳況下此者而每言擬秦擬漢甚至公擬短長哉亦太鄙矣

人之趣向各有不同至於姻戚或結之於前如瞽父盜兄不能主也柳宗元稱呂恭賢豪絕人蘇軾曰宗元敢為誕妄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塔者乎此正不然也即宗元稱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於永者必呱呱然歎亦以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亦未必然嘗見作郡邑得民心正不必生平俱犖犖也甚至附炎之徒其為宰牧甚有可稱未可槩量也

古人不妄作作有不稱不自護短不似今人以為無  
不佳也老坡自云作竹千百中得一二耳又云本欲  
為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非  
久待告文安國為作篆字也書畫尚如此况詩文

坡公作鳳翔醮土火星青詞全擬書之誥體偶一為  
之甚覺有致亦為青詞創格劉子威輩每文思擬之  
豈不陋乎

坡公作徐君猷祭文全以啟體為文亦一變格也其  
鍾子翼哀詞亦是變格

子瞻薦難疏曰世無不殺之難均為一死法有往生

之路可濟三途雖是老饒亦諧至理

南茶北酒之說甚著然士大夫亦有不善北酒者余每與深於酒者言俱以為北勝也然北酒則不用秣米為者黃米釀耳往在遼左見有雜秣米為者頗佳東坡老人曰麥熟頭昂黍熟頭低此陰陽之理也古人造酒理蓋如此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况如南海無麥而以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當有善酒吾皆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

在海南取船上麴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如此則坡老亦不以北酒為善矣此未為知味今試  
以北麥作麴以釀南米不知何如耳江北麥俱晝花  
江南則夜花故北人每不便於南麥自江北載食之  
陰陽之說不謬也近日江南人家以未麴釀酒甚佳  
事固未可以理槩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蘇子瞻與范景仁最相契且曰先君子之益友也故  
破戒誌其墓然嘗曰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  
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揚子雲言齊  
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  
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揚雄之言可  
謂謬矣嗟乎何子瞻之責人無已時也禮樂百年後  
興則百年之內無禮樂矣子雲之言本謬子瞻豈不  
知之徒欲以深責希仁耳樂為士大夫所不留意既

有所見何可不一修明而遂以為歸功新法耶  
宋時所云公狀即今名帖所云圓封即今護封宋時  
奏疏書牘俱可入遞今書牘間有之而奏疏絕無矣  
宋時書牘入遞又有皮筒以防漏濕也

小袖胡服也胡女亦然然李長吉曰禿襟小袖調鸚  
鵡蘇軾稱朝雲曰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則女人  
將以此為韻耶廿年前江南女人尚小袖後改為大  
甚至有用三尺者京師更甚有一豪客揚生者集妓  
數十夜令工人各為裁去其半旦起不知所以亦一  
快也



宋元佑間二聖臨朝遼人賀正旦俱二書坤成節亦有賀太皇太后書答之者俱以皇帝代答之略曰恭因省侍具送來音之類賀彼亦然此殊得體

宋人集中貼子詞樂語正是詩也應入詩類不應入文類

吳晉時襄陽間民有兩屬者宋與遼亦有兩地供輸人戶

今以六尚等為內命婦宋於宗室婦亦曰內命婦

蘇子瞻與王定國札云在彭城作黃樓今得黃州欲換武遂作團練子瞻豈得我同然耶為之一噱

子瞻初耕於東坡欲自號麀糟坡裏陶靖節然僅見於尺牘中未見其自署也余得歸耕當刻此印以補其志

近年士人稱技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老者吾輩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大蘇尺牘曰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笑過嶺雲亦自家妓收而為妾者也大蘇曾老之則此老字亦有典故

楊用修以易卜家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己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戊己同為土土不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

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巳其起勾陳而  
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其說蓋本於蘇子瞻所云五臟  
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  
之所入也其說又本于揚子雲法言罔直蒙酋冥罔  
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三子之言皆  
深於陰陽者也

甚矣創業之時易建法守成之中興其復法難也  
世宗稱本朝中興而霍渭陽始又稱遇主其所論十  
事俱鑿鑿當行而世宗在御四十五年竟不及行  
一事此聖子神孫所當加意也一言洪武中今天

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查覈兵伴。招集遊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為衣食之原。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於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脩濬。既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今陞授漸多。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聚職初試不中者。

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制、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今悉賂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陞賞孰便、夏原吉曰、賞貴於一時、有限、陞貴於後日、無窮、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賚、過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固、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

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

以人廢言道所不載也 世廟時武定侯郭勛言三  
事一請許漕卒載貨物以通下情此在宋時蘇軾曾  
極言之費小而利大深遠國體二請餘鹽盡入塞下  
以實邊儲近日邊儲大匱議者以納銀運司不中邊  
儲之故此謬也大司農核陳之亦止明邊商開中正  
引法未嘗廢但餘鹽納銀運司耳不知使如勳言凡  
餘鹽俱改作正引運司不必收銀解銀戶部不必收  
銀發銀而盡派中於邊則亦足邊儲之一法也三請  
開礦課以助工費此取財於地唐宋籍之 國初亦

載在會典極宜舉行但勛後請付之內官而仍復內  
官鎮守此愴人之心後人以悞 神廟至今人不敢  
置喙耳

嘉靖辛丑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  
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  
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  
巳改歷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  
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歷法雖名  
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  
正一百四十年歲差尚爾况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

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夫大綸曰授時厯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厯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二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千四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為厯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厯元者厯家以世遠難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年而退一度自堯



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纏箕  
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  
至日纏箕六度九十六分宏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  
十四分故冬至日纏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  
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纏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  
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今上  
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  
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講者日輪大月兔小故自下望  
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  
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

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  
晦則南北地勢然也本朝歷法大約盡此至今不改  
日差歲忒矣故略記之

高廟時有內暨知文史言及政事立遣還終身不召  
遂定制不許讀書識字 宣廟始以詞林教之 二  
聖各有意而王振逮事 宣廟即首亂政汪直劉瑾  
俱涉略書傳似 高皇之意遠矣然亂政最酷如魏  
忠賢又却不識一字則 宣皇亦未可議也總之立  
法宜周而惠生法外不獨此也

洪武六年開文華殿于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

肄業其中、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則文武之名、因士業而起、非繇上德也。

閔子京曰、馮勝藝花記云、花之早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今塘報疑沿堂字之謠、蓋亦取捷速義也、不知實不然、塘報、因宋時以河北為邊、无橋、益津等關皆阻水拒虜、為塘以通報、故曰塘報。孝廟曾以問廷臣、無知之者。

近年乩筭云、李長吉為童初宮教授、余所識士人魏珠、字叔夜、方就學於童初宮、或訊之曰、未成道男子、在童初宮、未成道女子、在易蓮宮、俱學雲篆、長吉已

成道者、特為教授耳。余曾備載之青光中。按陶貞白  
冥通記曰、男真為童初宮、女真為易遷宮。又按薛用  
弱集異記、蔡少霞好間適、常被鹿幘褐衣人引去。令  
書紫陽真人山玄卿所撰蒼龍溪新宮銘、尾曰易遷  
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甯二百三十  
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清甯者、宣上帝紀元耶、上帝亦  
有更替乎、抑如後世人主之累改元也。又按童初之  
義、當是曰初學入道如童耳。易遷出於韓詩外傳、曰  
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  
知其時之易遷兮、此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

棺乃止、其意鬼仙尚須學、則闔棺亦未可止也。

顏淵問于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孔子曰善哉、曰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夫賤如貴、必以為卑而能不屈也、夫子則曰、讓而有禮、斯為聖人之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斯之謂矣。

孝廟時、庶子張昇論姦相劉吉、御史魏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此本朝記載皆云然、余以小人無恥至此等事極矣、身在言路、不能破姦、反從而阿之、甘為鷹犬、鷹犬止擊物、而彼則擊其所擊者。

更不如矣。獨以魏璋後為吉劾同官湯鼐故。遂獨著  
而其所等者晦匿。紀事者之失也。識之以告後之南  
董。

本朝之弊。莫過于臺省太多。議論繁雜。權要者衆。賂  
賄益張。蓋言路之弊。宋已受之。然其人少。尚易精選。  
即有不端。亦易芟逐。今臺省至二百餘員。非附和為  
同。即置凌為評。威勢之人。常十數倍于大臣。焉得不  
賄。日廣而吏治日壞乎。嘗考洪武十五年。曾置諫院  
官。以耆儒闕賢。趙肅何顯周為左右司諫。正言。此猶  
宋制也。已而罷之。蓋當時六科止承行。查核六曹事。

御史事權甚輕、故與行人各置百餘員以供奔走、非任之為言路也、諫院既罷、權遂歸之、為弊至此、聖祖制法周密、千慮一失、胎禍無窮、悲哉、

太祖時傅友德等平雲南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沐英留鎮、先是一年炳文方回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非奉朝請間侯也、何以特命此、鄭重蓋鑒于衛瓘鄧鍾之事也、况一鎮一歸乎、聖意淵矣、洪武初已行科舉之制、未幾罷之、至十七年始頒科舉成式、而是年即申明鄉舉里選之法、蓋終以此為正條、而科舉輔之也、行之久久而漸失、祖宗之意

矣吏治何緣不澈乎

成祖曰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此非身親戰陣者不能言書生坐籌分合聞之可以媿死